

家人团聚，灯火可亲

■王槐珂

春节期间，我所居住的城市年味浓厚。网红打卡地骑楼老街人山人海，南洋风情的骑楼建筑下挂满红灯笼，长堤路上外地车辆停满如长龙，姚记辣汤粉店等本土特色小吃店座无虚席，胡椒与海鲜的香气在巷弄间弥漫。中山路、博爱路等老街张灯结彩，年货摊上金橘盆栽与红绸对联相映成趣，人头攒动中夹杂着“恭喜发财”的吆喝声，年味十足。

从除夕起，海口本土店铺多数关门至元宵节后，海南人称之为“做年”。这段时间，人们打扫卫生、采购年货、返乡团聚、祭拜先祖、走访亲友，尽享过年乐趣。回家过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，即便路途遥远，也挡不住人们的归心似箭。大年初二，我携夫将雏回乡下娘家拜年。琼乐高速公路畅通无阻，车窗外山峦蜿蜒，橡胶树在阳光下斑斓多姿，木棉花如火炬般点亮田畴山坳，一派喜庆祥和。

年前，大姐的小儿子发来信息，邀请我们大年初二去他家拜年。他说大姐出嫁多年，我们姐弟从未去拜过年，村里人颇有微词。于是大年初二下午，我们几辆车浩浩荡荡向大姐所在的秦标村出发。导航显示仅十多分钟车程，如今乡村振兴，水泥

公路直通家门口，道路两旁的太阳能路灯在阳光下闪着银光，村口文化墙上彩绘着“二十四孝”故事，出行十分便捷。其实我长大后就没再去过大姐家，虽有岁月隔阂，但姊妹亲情从未消减。我娘家兄弟姐妹多，父母忙于农活，常由大的照顾小的，三姐带我最多，她上学、洗衣、摘野菜，我总形影不离。

大姐出嫁后，我和三姐最爱去她家，有时还在那儿消暑。三姐常帮大姐插秧，我则是小跟班。记得大姐家老宅门前有棵番石榴树，枝繁叶茂，硕果累累。当年爱去大姐家，一是能摘果子吃，二是能改善伙食。旧农村家家不易，大姐生了五个孩子，生活拮据却总想着照顾我们，常挑大米回家救急，大姐夫也常连夜送来鱼虾等好吃的，这份患难亲情弥足珍贵。

大姐是我们的榜样，兄弟姐妹也互相扶持。二哥二姐供三哥四哥读大学，我和三姐高中时住在二姐家，

姐夫还是我的物理老师，三哥四哥后来又资助我们读大学。良好家风一脉相承，血浓于水的亲情让我们家凝聚力十足，这份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手足情，坚不可摧。

大姐家曾充满我童年的温馨回忆，时隔多年，如今会是什么模样？新春佳节，我带着美好念想与模糊记忆前往。父母健在时，大姐和姐夫每年大年初二都携全家回娘家拜年；十年前父母相继离世后，按家乡晚辈给长辈拜年的风俗，大姐便只在清明回娘家。清明时，七十多岁的她总会早早来到父母坟前，拎着盛有家养白切鸡、糖糕等祭品的竹篮，在烈日下佝偻着身子清扫坟地、拔除野草，白发在风中招展……历经艰苦岁月的大姐，更懂父母相濡以沫的不易，纵使年老体衰，对父母的敬意与孝心丝毫未减。

一路忆苦思甜，不觉已到大姐家。眼前不再是儿时逼仄的老房，取

而代之的是开阔轩敞的院落，可停十多辆车，东边小外甥的住宅楼刚打好地基。庭前栅栏围着菜园，翠绿的空心菜、紫莹莹的茄子、红彤彤的圣女果长势喜人，还有可下火消肿的马齿苋。围墙边槟榔树亭亭玉立，芒果树高过屋檐，走地鸡成群闲庭信步，时而跳上树丫栖息，颇有陶渊明“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颠”的田园之境，清风徐来，夹杂着泥土与花果的清香，赏心悦目。

大姐一辈子守着几亩田园，一方宅院，生养的三男两女都已从农村走向城镇：两个女儿是中学音乐教师，两个儿子是公安干警，最小的自主创业。随着时代发展，日子蒸蒸日上，如今大姐子孙满堂，尽享天伦之乐。为迎接我们，他们全家一大早就杀鸡宰羊，三个儿媳媳妇掌勺，准备了四桌热气腾腾的年宴，五花肉炖萝卜干、酸菜焖鲜鱼、水煮牛肉片等十多个菜色香味俱全，自家酿制的陈年糯米酒

芳香甘醇，众人碗喝酒、大口吃肉，其乐融融，新年胜旧年。

晚辈向长辈拜年、放鞭炮、用槟榔恭喜是乡俗。我们挨个手捧槟榔给大姐道喜，她笑得合不拢嘴，像当年母亲那样给每人分发红包。无论多大年纪，收到红包仍觉得自己是孩子，那份喜悦难以言表！酒酣耳热后，我们迎着朦胧夜色，带着刚拔的马齿苋和新鲜玉米返程，旷野中禾苗青青，伴着汩汩春水滋滋暗长。

回家后，我看到大姐长子群里的感言：“山高有行路，水深有渡船。欢声笑语，骨肉情长。妈妈说兄弟姊妹就是金山银山，今天是她嫁到小村以来最幸福的一天！感谢亲们带来的亲情爱意！常聚、常叙！祝大家龙年吉祥、身体健康、龙腾四海、洪福齐天！”欢声笑语，骨肉情长，这世上没有什么比温暖的家更能抚慰人心。

游子归乡，关山难越，亲情可度。这便是跨越千山万水也要回家的意义。春暖人间福满门，常聚常叙情更浓。幸遇盛世，国泰民安，如瞻岁新，如逢花开。过年，就是团团圆圆，阖家欢乐。最浓的年味，不过是有家可回，家人团聚，灯火可亲。

文庄古道

■周选军

有千年历史的琼山府城地形酷似神龟，头朝七星岭，尾向马鞍岭，伏卧于琼岛北部。文庄路古道恰如神龟脊梁，是我求学时的必经之路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自宋开宝五年开埠，琼州府城千余年间孕育无数文脉。琼台书院、琼台福地、鼓楼等古迹与百年琼山中学在此汇聚，形成独具古城风貌的文化街区。

草芽巷的童年记忆里，邻里常讲述吴鼎故事：这位琼籍先贤28岁中进士入翰林院，参与编修《四库全书》，还筹建琼州会馆便利同乡学子，辞官后仍捐资公益。

巷口中山路对面，便是以丘濬别号命名的琼台书院——清代琼州最高学府。其“勤宣德教，扶植士气”的宗旨培育出22名进士、178名举人，被誉为“进士摇篮”，现为海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

文庄路上丘濬雕像巍然矗立，不远处琼台福地的石牌楼气势恢宏。这片抱瓊山水风水宝地，清《咸丰琼山志》记载其“抱瓊、龙文、三台峰联络如三台”，见证海南千年变迁。

始建于明代的琼台福地，曾是祭祀道教宗师白玉蟾之所，后复建关帝庙等五大建筑，明清文人墨客多在此留下足迹。

文庄路林文英烈士亭庄严肃穆，这位海南辛亥革命先驱1914年就义后，后人建亭立碑纪念，“烈士林文英殉难处”的碑文吸引着络绎不绝的瞻仰者。

前行数十米的打铁巷保留着清代民居原貌，巷内府城城隍庙始建于明代，每年五月廿七城隍诞辰，信徒云集，香火不绝。

北宋始建的琼州学宫于乾隆年间迁至今琼山中学，校内“奏考回琼”旧址见证王弘海奏请皇帝允准海南学子就地应试的壮举，彻底改变了琼岛教育格局。

中学对面尚书街的“学士尚书坊”，为纪念明代礼部尚书王弘海而建。邻近的黄忠义公祠与邢氏祖祠，分别承载着华侨文化记忆与宗族历史传承。

南端正殿琼山鼓楼，城台镌刻“海南壮观”“奇甸文明”楷书，为文人墨客登高吟咏之地。不远处南海王居正宗祠融合古今建筑风格，成为王氏宗亲精神家园与文化打卡地。

斜对面的琼山学宫大成殿集祭祀、藏书、教育功能于一体，与文庄路12处明清牌坊共同构成府城文脉核心。如今，这片集中了海口1560处不可移动文物中的多数古迹，正通过文旅融合焕发新生。

这条交织着古老底蕴与现代活力的文庄古道，已成为海内外游客探寻琼岛文明的必至之地。



福地古道。王发东 作



新苗苗寨。朱其 摄

温情的农贸市场

■刘佳峰

因为喜欢美食的缘故，生活在海口的我，尤其酷爱逛农贸市场。在大大小小的农贸市场中，我去过不少，但府城的培龙农贸市场当属我心中无可替代的采购食材首选地。每次踏入这座充满生活气息的市场，鼻尖萦绕的生鲜味道、耳畔此起彼伏的吆喝声，都让我愈发笃定——这里藏着最动人的生活本味，也是最具温情的一个农贸市场。

首先让我钟情于此的是它宏大的规模与丰富的品类。培龙农贸市场位于府城高登西街，分上下两层，规划有序、干净整洁，600余个摊位与4000余平方米的空间内，汇聚了从生鲜到熟食的全品类食材，堪称海口规模最大的农贸市场之一。从高登西街入口进入，各功能区一目了然：一楼熟食区的烤鸭色泽金黄、表皮酥脆，38元/斤的价格成为附近居民餐桌上的常客；面制品区的汤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制作，2元钱就能买到爽滑口感，搭配新鲜蔬菜便是一碗暖意融融的家常美味；豆制品区的魔芋豆腐质地Q弹，3元/斤的亲民价格配上老板娘麻利的刀工与热情招呼，让人倍感亲切。扫码支付后清晰响起的语音播报，更添现代便利感。

再往里走，市场的丰富度更令人惊叹：牛羊肉区的肉质色泽鲜亮、纹理分明；猪肉区的五花肉肥瘦相间如大理石花纹，前腿肉鲜嫩雪白；水产区海鱼鲜活与淡水鱼清甜交织，鲜活的石斑鱼在水箱中摆尾；鸡鸭区禽肉处理得干净利落，褪毛去内脏的鸡鸭整齐码放；蔬菜区满眼翠绿，本地小菠菜带着露水；腌制菜区坛坛罐罐酸香扑鼻，酸笋、酸豆角码放整齐；禽蛋区的土鸡蛋带着褐色斑点，鸭蛋卧在稻草堆里；熟食区卤味烧腊香气四溢，卤鸭翅油光锃亮；面制品区刚蒸好的馒头冒着热气；土特产区的黄灯笼辣椒酱、椰子糖包装精美，还有儋州米烂等特色小吃。一层更有品类繁多的冻品补充，从速冻包子到进口牛排应有尽有。讨价还价声与熙攘人流交织成独特的市井交响曲，无需奔波便能满载而归。

价格亲民是另一大吸引力。牛肉稳定在45元/斤，牛排28元/斤，比超市便宜近10元；海鱼从8元/斤起到68元/斤的和乐蟹半斤由人，商贩会按需推荐烹饪方式；基围虾按大小20-40元/斤不等，25元/斤的中号虾最受欢迎。水果区同样热闹，小台农芒5元/斤，贵妃芒8元/斤，火红荔枝10-18元/斤，摊主会剥开试吃；翠绿椰子10元/个，现开现喝。价格比超市低近三成，周末常有家庭带孩子采购，孩子们的欢笑声混着水果甜香，让市场更添生气。

能邂逅阿婆们自产的原生态蔬菜，是培龙农贸市场温情的一面。市场特定的一些区域，总有几个淳朴阿婆守着自种的蔬菜和自养禽肉。这些蔬菜没有经过农药喷洒，叶片鲜嫩欲滴，烹饪后满是自然的清甜；自家养的鸡鸭喂喂的都是稻谷玉米，肉质紧实弹牙，无论是清炖还是红烧，都能吃出小时候的肉香味。有一次我买了其中一个阿婆的空心菜，她硬是多塞了一把小葱给我，说：“自家种的，不值钱，配着菜炒才香！”朴实的话语和温暖的举动，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邻里温情。

商贩们诚实守信、价格公道，更让这里充满暖意。卖猪肉的王大哥称重时多添一小块，“凑个整”；水产区李姐主动告知鱼的小瑕疵并降价；张阿姨看我犹豫塞把香菜“送你的”。他们还乐于分享烹饪经验：“菜心要猛火爆炒”“牛肉逆着纹理切才嫩”。市场卫生公认的好：早中晚三次清扫，地面洁净无积水，摊位利落，通风系统24小时运转。保洁阿姨推着扫地机忙碌，水产区防滑垫定时冲洗，肉类区砧板亮得反光。管理处设公平秤与意见箱，定期培训商户，春节“年货大集”、端午“粽子文化节”等活动，让培龙农贸市场成为府城美食名片。

所谓的温情，如是也。在如此干净整洁的环境里买菜，是一种购物体验，更是一种身心的愉悦。培龙农贸市场，不仅是一个食材交易的场所，更是一处承载着生活温度的空间。

川乡的秋收，最热闹的莫过于打谷子，乡里人从来不单独忙活，都守着“换天”的规矩——今日我来你家的稻田搭把手，明日你去我家的田埂出份力，用劳力换劳力，不掺半分计较，乡里的情分，就藏在这你来我往的帮扶里。

秋时的稻田，满是金黄的稻浪，风一吹，稻穗晃着沉甸甸的穗粒，连空气里都是稻谷的清甜。田埂间、水田里，到处都是忙活的身影：有人弯着腰，手里的镰刀唰唰响，割下的稻子整整齐齐码在田边；有人双手攥紧稻秆，走到四方的谷桶旁，使劲往桶里拍打着，稻粒簌簌落在桶底，声响清脆又热闹；还有人挑着沉甸甸的谷担，扁担压得弯弯的，脚步稳稳地往保管室旁的平坝走，身后跟着一路细碎的稻香。男人们扎在田地里抢收稻谷，女人们则掐着时辰往家赶，不耽误晌午的饭食，这是乡里默默的规

川乡秋收

■熠瑶宁

矩，田地里的活计归汉子们扛，家里的烟火气由女人们守。

回家的女人们赶回家烧火做饭，铁锅滋滋作响，饭菜香气混着稻香，成了秋收里最踏实的味道。保管室附近铺好晒席，留着的人把谷子倒在席上，用水推子推匀晾晒。我跟着大人跑前跑后，学着推谷子，小身子使着劲，虽帮不上大忙，却也忙得不亦乐乎。

中午歇晌，田边树荫下、家里堂屋里，女人们把炒好的菜、蒸好的饭端上桌，大碗盛饭，大盆装菜，简单却扎实。忙活了一上午的男人们洗把手围坐过来，端着大碗扒饭，大口喝水，聊着今年的收成、乡里的趣事，谈天说地间满是笑声。酒足饭饱，抹抹嘴又扛起家伙什往田里走，女人们则收拾碗筷，赶着准备下午的茶水，不耽搁半分活计。

最惊险又最热闹的，莫过于突



邢福锐 字

君携草原，我带原野

■张晓云

渡边淳一在《正午的原野》中描述：死了男人的女人多纪站在正午的原野中，万籁俱寂，她听到了自己无法治愈的孤独。在爱过并被爱过后，多纪回到了孤身一人，现在，她要从这里开始她新的一步了……

歌料这个叫多纪的女人，两年来，竟在我的头脑中晃来晃去，未曾走出新的一步，小说桥段，因此变成了令我鄙视的生活姿态。索性，抛书唤茶销长夜，离家换景喂长日。

冬日晴朗，我走在万宁市桥海牧场的木栈道上，平野辽阔，草甸向爽，牛羊啃草，鹅鸭戏水，一派清新，正是更新呼吸、庆岁贺生时。去年此时，闺蜜友寄来海口希尔顿酒店35层云端茶座消费券，我独自点了卡布奇诺，许了吉祥谦卦。此刻站在牧场，再次默念这全吉之卦——原野万物皆自然之子，谦逊姿态恰如飞鸟衔来的空袭气息。

叩谢上苍，当下，我又悄悄给自

己许了谦卦。在易经六十四卦中，唯一全吉庆的卦就是谦卦。因为在原野间，一切是自然之子，彼此相互协调，姿态的谦逊和低调，经由一只友好的鸟从广阔的空袭中衔来。

白鹭、牛背鹭、牛椋与老鹰深谙原野，潜居草甸深处。槟榔树与椰子树环绕的南国牧场，鸭鹅群自在游弋，清香歌谣随风吹送。这让我想起内蒙古诗人阿尔斯楞，他在与病魔抗争时仍坚持写诗，将草原的治愈力凝为涓涓细流。眼前的木栈道、风车与禽鸣，不正是他笔下的诗行么——

树下的羊群趁着午后休憩
接满雨水的淖尔
像一面闪亮的镜子
萨日朗站在鹅黄草地舞蹈
草原深处，滴答的声音
敲打着耳膜……
岁末的内蒙古草原，枯草与鲁迅笔下“孤独雪”共舞；而海南的云与雨丝，正为桥海牧场的草甸织就轻舟筒



遇见海南。朱其 摄

来的阵雨。天边刚飘来乌云，不知谁喊一声“要落雨咯，搞快点收谷子咯”，院里瞬间就炸开了锅——屋里吃饭的人搁下碗筷就往外冲，路上的人迈开步子往晒坝跑，田地里的人也往回赶，晒席边的人拽着席角使劲拉，有人扯着塑料布往谷堆上盖。我也跟着跑，小短腿跑得飞快，脚下一滑就摔在地上，顾不上揉疼，爬起来又接着跑，满身泥点也笑得开心。

乡里人不分你我，见邻居晒坝没人就跑去帮忙，生怕收成被雨打湿。晒坝上人影晃动，吆喝声、嬉闹声交织，乱中透着温暖。田埂稻浪晃，家中灶台旺，这劳作与生烟的模样，正是川乡秋收最鲜活的图景。

等雨停了，晒席重新铺开，稻谷重现阳光，忙活的人擦擦汗，相视一笑，又接着干起活来。那时的乡里人，心都是热的，相处简单纯粹，没有算计，只有互帮互助的善良。男人扛着田间的辛苦，女人守着家里的烟火，干活时齐心协力，闲谈时轻松愉快，那些一起打谷、收谷、扛过风雨的日子，藏着最质朴的温情，也成了我儿时最难忘的美好记忆。